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法 蘭 西 文 學

袁 昌 英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法蘭西文學

袁昌英著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學文西蘭法

著英昌袁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LITERATURE IN FRANCE

By

YUAN CHANG Y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法蘭西文學

目次

第一章	概論	一
第二章	詩詞	一五
第三章	戲曲	二九
第四章	散文	三五
參考書		

法蘭西文學

第一章 概論

羅馬大帝國衰亡，哥爾（Gaul）之壞壁頽垣中，有法蘭西民族樹立。其文學隨民族發展之運俱進，浸假而占得其世界的地位。

法蘭西民族之組成，原因深遠複雜，未可以一二言概述，惟其文學則反乎是。溯其來源，出自臘丁，兼受他種文字之影響與摻雜。是以其源純一，其流清明，不似其他國文之構造複雜，便於奇幻神妙之筆。然其體潔明瞭而有法度，則遠出他國文之上，此有法蘭西文學史以來，蓋已然矣。

文學者，所以代表一民族一時代之精神，意志及其生活之狀態者也。質言之，文學者所以度量一國文化程度之高低者也。是故一國之文學於其文化之進程有莫大之關係。徵之法蘭西文學，斯

言更信。蓋法蘭西文化，依據進化之原則，自有秩序之可徵。然其潮流之起伏，莫可端倪。時或洶湧澎湃，震驚全宇，時或幽閑貞靜，平易近人。此其爲象，迥非臆測，實有具體之例，可以證明。當法蘭西大革命之際，法人之豐功偉烈，震於全歐，此其文化發展之時也。露易十四，雄霸一時，國家殷富，文物盛興，乃其文化閑靜之時也。文化進行之狀態，既若斯之變異，文學亦若是耳。今先就其歷史上之變態，將法蘭西文學，分爲七期，略加討論，而後綜爲詩詞、戲曲、散文三類，詳述之如後。

第一期 中世紀

中世紀之文學，始於十一世紀詠頌英雄偉跡之歌，而終於十六世紀之文藝復興。此五百載之中，歐洲文化，尙極幼稚，實在蒙昧混沌時代。其時人類之思想才力，專趨向於一途。信仰天神，爲萬民生活之中樞。是以偉大禮拜堂之創建也，十字軍之遠征也，英雄偉跡之詩歌也，咸基於此宗教之束縛。時在封建制度之下，諸侯專政，干戈相尋，生民塗炭。精神之生活，美觀之社會，自無從道，然際此紛擾擾之秋，法蘭西民族之勢力潛滋暗長，文學亦漸斐然而成章焉。

此種原始文學，全屬土產。惟其材料自非別無假借。如不列顛之神話，不落汪士之故事及往古

東方之傳奇，自各有其相當之勢力。惟其勢力祇限於材料之供給，而不及於藝術之方面也。雖然，此種原始文學，豈有多大藝術之可言？詩中雖不無美麗之處，然多發自天然，無取乎人工之雕琢，且當時之人，不識時代之變遷，缺乏歷史的眼光，好以當時之形象，表示往古之人事，對於神祕不可思議之古跡，輒以其所親見之現象描寫之。其簡單樸質之頭腦，固未能想到歷史之果然符合否也。中世文學有名之著作，詩詞則有羅蘭之歌（*Chanson de Roland*），薔薇花傳（*Roman de la Rose*）及威郎（*Villon*）之抒情詩，散文則有威羅哈都安（*Villehardouin*），桑威爾（*Joinville*）及康憫（*Comines*）之史傳。

第二期 文藝復興

中世紀之空氣，沉悶鬱結，不堪設想。惟一入十六世紀，則時代精神，煥然一新，學術上頓呈銳進氣勢。溯其最大原因，莫如古文學之輸入西歐。希臘之市府國家，羅馬之典章制度，以及法蘭西，西班牙，英格蘭之富強，皆有其相當之貢獻。蓋前者示以文化之軌範，後者與以發展之機緣。夫自羅馬帝國傾頹以後，古希臘臘丁之美滿文化，大都同歸於盡，迨東羅馬帝國成立，少數文人挾其所學，避難

東遊。古文化未盡殄滅於蠻族之手者，職此故也。至十五世紀末，歐洲文化，又生動搖。回教徒勢力膨脹，日事西征，土耳其人佔取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瓦解。由是保存古學之文人，又非荷籍西歸不可。古希臘臘丁文化之影響西歐，蓋自此始。

壯麗之古文化，豐富之文學，開拓之思想，從泥土之中，流傳於學術思想界，獲最後發展之機會而與人類以善良之影響，誠不幸中之大幸也。歐人獲珍貴之遺緒，專心致力以搜羅之，成功卒著。蓋至此時，始發見光華燦爛之文化世界，爲彼等所不曾夢見。且當日之探險家，科學家，又爲人類另闢新天地。由是人心驚異，惟覺其前後上下莫不爲新空氣，新天地所籠罩。至於其父祖之世界，則漸漸退縮，莫知所之。如此震蕩劇烈之潮流影響於文學者，莫可測度。法蘭西受治於法蘭西士第一善政之下，受惠尤大。各種創作，勃然而生。而各人所謂法蘭西之近代文學亦從茲濫觴焉。以此期文學與中世紀比較，異點有二。卽藝術與思想是也。文藝復興時代之大著作家，在法蘭西文學上，可謂開一新紀元。其所表現，首在詩詞。中世紀詩詞如威郎者，惟能隨天然之傾向，以誦美麗幽雅之詩，毫無藝術方法之可言。新詩人則不然，苦心思慮，以求達藝術上之美麗。至於思想一途則非一二言所能盡，

後文當詳論之。今一言蔽之曰，「文藝復興以前，法文祇能寫詩人之哭笑，至於思想之發揮，則猶未也。思想之發揮，純恃乎煩瑣精湛之臘丁文。蒙天尼 (Montaigne)，辣波烈 (Rabelais) 出，始以法之散文爲表示思想學問之工具。」詩詞則以馬羅 (Marot)，朗摘 (Ronsard) 爲最著。

第三期 過渡時代

自蒙天尼沒後至露易十四秉政，約有七十餘載。在此時期中，法蘭西文學之傾向，動搖不定。是爲一蛻變，趨起，而且退化之時期。惟於此躊躇莫決，互相爭鬪之潮流下，有一種美大新鮮之發展存焉。潺然前流，無時或息，幾爲人之視線所不能見。此時期者，自歷史上言之，誠爲法蘭西文學全史最關重要之時代。蓋法蘭西文學最雄偉，最有價值，而能代表古今者，咸醞釀萌芽於此期。不然，法蘭西黃金時代之文學，竟能出現與否，卽出現，不別假面目材料與否，均屬疑問也。法蘭西文學之發展程序，僉決於一種特別之態度，此種態度，在此時期中，演成之。夫苟文藝復興時代各種勇猛富饒之運動，進行不輟，則法蘭西文學，固大異於西班牙，英格蘭之文學也。博而不精，泛而寡要。有天才者出，不難媲美於沙士比亞與塞羅汪特 (Cervantes)。然此不過一方面之利益耳，於文學全體之喪失實

多。幸而此種運動，未得肆行於法國。故法蘭西文學，非特有其實質上之價值，且在歐洲文壇上特放異彩。考文藝復興潮流所以中止之故，不得不歸源於政治。法蘭西士第一之政治，頗稱穩固，惟三十年宗教戰爭一開，法蘭西人民，痛苦流離，無可告訴。逮秩序稍復，里雪留（Richelieu）秉政，文學之興趣，又從而生。然至此時，文藝復興時代之精神，久已消磨殆盡。學者又非另闢新徑不可。其結果，則新思潮，新意義，新原理，又燦然散布於文學中矣。此期詩詞，則有麻勒布（Malherbe），散文則有柏斯克（Pascal），戲曲則有康雷意（Corneille）皆極著名。

第四期 黃金時代（或露易十四時代）

露易十四卽位以後，法蘭西民族中暗昧無定之時期，突然進入壯健成熟之時期，舉凡軍事，政治，社會事業以及美術，文學，無不表現同樣之光榮。法蘭西竟一躍而取得歐洲列邦之首席，指揮一切人類之活動。後雖以軍事失敗，政本動搖，非將統一世界之大夢，完全打破不可，然其太平時代之燦爛文化，至今猶能照耀於全球，固不可一概抹殺之也。

時代環境之影響於文學者大矣。然自古至今，未有文學感受社會情況之影響若此時期之深

者。露易十四之法國，乃貴族的，專制的。環繞威爾塞之華宮麗苑，奢華之習，震耀一時，與先秦之阿房宮無異。名雖謂之離宮，實則當時社會精神及理想之結晶體耳。雖然，於此光耀燦爛，號稱承平之世，隱然有黑黯無光，淒涼蕭索之地存焉。當此之時，政令橫暴，民不聊生。斯固事實，毋庸諱言者也。惟吾人不可以此抹殺露易十四時代之真象。蓋其榮華活潑之氣概，無不足以表示法蘭西民族之精神。吾人今日一遊威爾塞，覺故宮禾黍之中，猶能想象其一二，猗歟盛矣。若夫全副精神，真正面目，祇可於其美麗雄偉之文學中窺之。

黃金時代之文學，形式與精神，雖均屬貴族的，然其著作家，則咸中等社會人物。凡詩人，美術家，戲曲家，散文家，無不獲露易之恩眷，爲貴族社會謀歡樂。彼儕雖往來於貴族之中，然固非其中之主。人是故彼儕之著作於文學上特有貢獻，既能映射時代社會之美景，復能免除貴族文學膚淺之弊。非特此也，其心理上根基之堅固，藝術上伎倆之精良，亦非他時代所能及。故此種出品雖專爲清閒無事之人而作，而其實際價值已因作者由眼光之銳利及思想之周到增高其度矣。

露易十四之時，貴族最遭寵遇。然實握政權者，非貴族也。實握政權者，率爲一二有力之中等社

會人物。貴族不過坐享其成而已。此事影響於文學特大。昔日之軍事活動，政治意趣，今已渙然消滅，智慮心力，僉向和平生活之途使用之，發揮之。女子勢力日益增長，盛稱爲文明社會生活之仲裁。康雷意勢力之悲戲，漸爲那先(Racine)心境之悲戲所繼承。足覘其傾向之所在矣。此時著作，貌極清雅而氣極平爽，高而不驕，明而不誇，簡而不忽，精而不僞，稱爲黃金時代之文學，不亦宜乎。雖然，凡物之極美者，莫不有其疵瑕，黃金時代之文學，亦非例外，此文學專注重明白，雅緻，簡單諸美質，盡棄其他，譬如朦朧的提醒，複雜的幻想，均足以增加文學的興趣，而黃金時代之文人避之若浼。夫過於文雅，則不足以描寫人事之真情，過於高尚，則不屑敘述細微之生活。雖然，此種弊病皆屬末期之現象，露易方興時之傑作則不如是。壯烈奇偉之人事，無不盡情表現之。至於人事中所不常見之幻想，均非其所有事。卽萬古所不能逃之疑問——死之一事——亦爲此時文學所不論。所論者目所見耳所聞之事耳。然而例外亦固有之。涓涓清水，鬱鬱叢林之中，有猛獸異禽在焉。此等特產人物目睹社會組織之不良，貧富差別之過甚，苦樂分配之不均，恆示反逆革命之意旨。文學中有此，不啻於最光榮最愉快之空氣中，隱含有一種深沉幽鬱之氣概，令讀者添興不少。此期中詩人之代表有布哇羅

(Boileau) 與那芳騰 (La Fontaine) 二人。散文有波秀耳 (Bossuet) 那布魯意耳 (La Bruyère) 及那魯史佛柯 (La Rochefoucauld)，戲曲則有莫立耳 (Molière) 那先 (Racine) 諸人。

第五期 十八世紀

十八世紀，起於露易十四，而終於法蘭西大革命。此期爲專制政治與平民政治，耶教獨尊與宗教自由，古典派盛行與羅漫主義復興之樞紐。故其重要非獨關於法蘭西，卽全世界亦受莫大之影響。以文學言之，更饒意趣。蓋十八世紀所造偉大政治的及社會的變更，莫不根乎思想界之潮流。政治社會之新運動，皆一二文人首唱之而發揮之。彼等慨然以救世利民爲己任，不憚苦心焦思，從事於文藝上之宣傳。故十八世紀時代之文學與黃金時代之文學，大有差別。後者無因而來，無緣而去，幾無永久目的之可尋。其能名垂千古，勢傾一時者，徒以其含蘊美觀與美術之價值耳。十八世紀之文學，除文學本身之價值外，別有價值。蓋當時文人目擊社會之狀況，筆之於書以感動有志改革之士，使之急圖解決。能描寫實際問題，以引導人類之視線者，斯代文學最大之貢獻也。是故吾人批評

此時文學，不能專用藝術之眼光。蓋其文爲流動的，有力的。其中所主張之改革，初無甚勢力，時代愈進，氣魄愈雄，終至風行全球，無有能抵抗之者。然即就其藝術之價值而觀之，亦不無偉大成功之處，然終遠不及其在思想界之勝利也。此文學本身之弊，在華而不實，且恆過於理性而缺乏情感之質分。其在散文中福祿特耳（Voltaire）可稱巨擘，其餘如斐勒郎（Fénelon），孟德斯鳩（Montesquieu），聖西門（St. Simon）以及哲學家塔蘭百（Dalembert）等，皆一時俊彥。至於盧梭（Rousseau）之時，法文學又別開新面目，彼既不代表其時，又不領導之，實反異之耳。戲曲以馬立禾（Marivaux）爲最著，詩詞則雪疑爾（André Chénier），標芳（Buffon）與盧梭漸樹羅漫主義之旗幟，至第六期而盛行焉。

第六期 羅漫主義復興時期

法蘭西之大革命也，頗若炸彈，製造燃燎之任，十八世紀之自由思想家當之，至於爆發劇烈之時，則製造者燃燎者亦同歸於盡。逮至煙消燄息，則昔日之專制政體，愚迷信仰，誠然物化不留遺跡於人世，然昔日之諸思想家之精神亦不得不偕亡矣。人心經此一番極大之反動，將以前二百餘年

之風俗習慣，全然毀棄，無所忌憚。文學之基礎，因此亦大受動搖，改造之法，不取於其父兄，而必模仿其遠祖。考文藝復興以前，歐洲有所謂大羅漫主義者。十九世紀初葉之羅漫主義，即中世紀幻想之復興也。觀法蘭西文學全史，吾人可發見二種傾動，爲其傑作之所由出，一爲切實精確之常識精神。散文具之，遂爲他文字所仰企，而終不能及。法蘭西人民所以有批評之能力，法蘭西文學所以有寫實之精神，悉由於此。此種精神，在中世紀 Fabliaux 中已獲見之。至於今日之巴黎寫實小說，無不由此傾動而發揮者也。一爲純粹詞藻之趨向。此種文學之目的，在其美雅精緻，務以詞章之力感動人心，其他悠遠之用意，非所問也。十七世紀，既以雅潔之筆描寫當代之生活，十八世紀又以批評之眼光灌輸常識於人心，於是純粹詞藻的文學，均不曾措意。至十九世紀之時，人心厭倦，爭欲逃避此種物質文化，故羅漫主義因之盛行。羅漫主義之潮流，在文學中更爲洶湧，體裁與方式，無不受其影響。此因自然之趨勢，非人力所能爲也。蓋十八世紀之文學，過於常識的實際的，物極必返，自然之道也。此期中最著名詩人有那馬廳 (Lamartine)，妙則 (Alfred de Musset)，永業 (Alfred de Vigny)，散文家有沙駝不偉安 (Chateaubriand)，羅貝克 (Balzac)，哥迪耶 (Théophile

Gautier) 及永業等；戲曲則以老仲馬 (Dumas Père) 之著作爲最有名。許俄 (Victor Hugo) 於詩詞散文戲曲皆有偉大之貢獻，誠文學上之特別人物也。

第七期 批評時代

文學愈逼近於現代，則愈難加以公平之判斷。蓋吾人不獲時間空間之援助故也。且十九世紀下半之文學，出產異常繁多。故欲以一二概括之言論，判斷其永遠之價值，誠屬難能之事。然命此期爲批評之時期，或亦不失其當。蓋自羅漫主義盛興以來，法文學多呈思想不周到，組織不精密之弊，故新運動又從而興，欲將羅漫主義廣泛雜糅之精神與黃金時代及十八世紀簡易精密之藝術調和之，使成一種完善之文學。此種運動，在散文上，特形活動。蓋羅漫主義之弊，雖各種文學皆有之，而其於散文上則更彰明較著者也。

法蘭西文學，日益發達，誠有方興未艾之氣象。近十餘年來，著者多趨寫實主義。莫柏森所謂文學應盡言真實，除真實以外應無他物，卽此主義之精粹也。噫，宇宙之間，果有所謂絕對的真實在乎？吾人之所以能窺視宇宙中之真實者，全恃乎五官之功用。五官之爲物，人各有異，故其功用各有差